

时代英雄谈人生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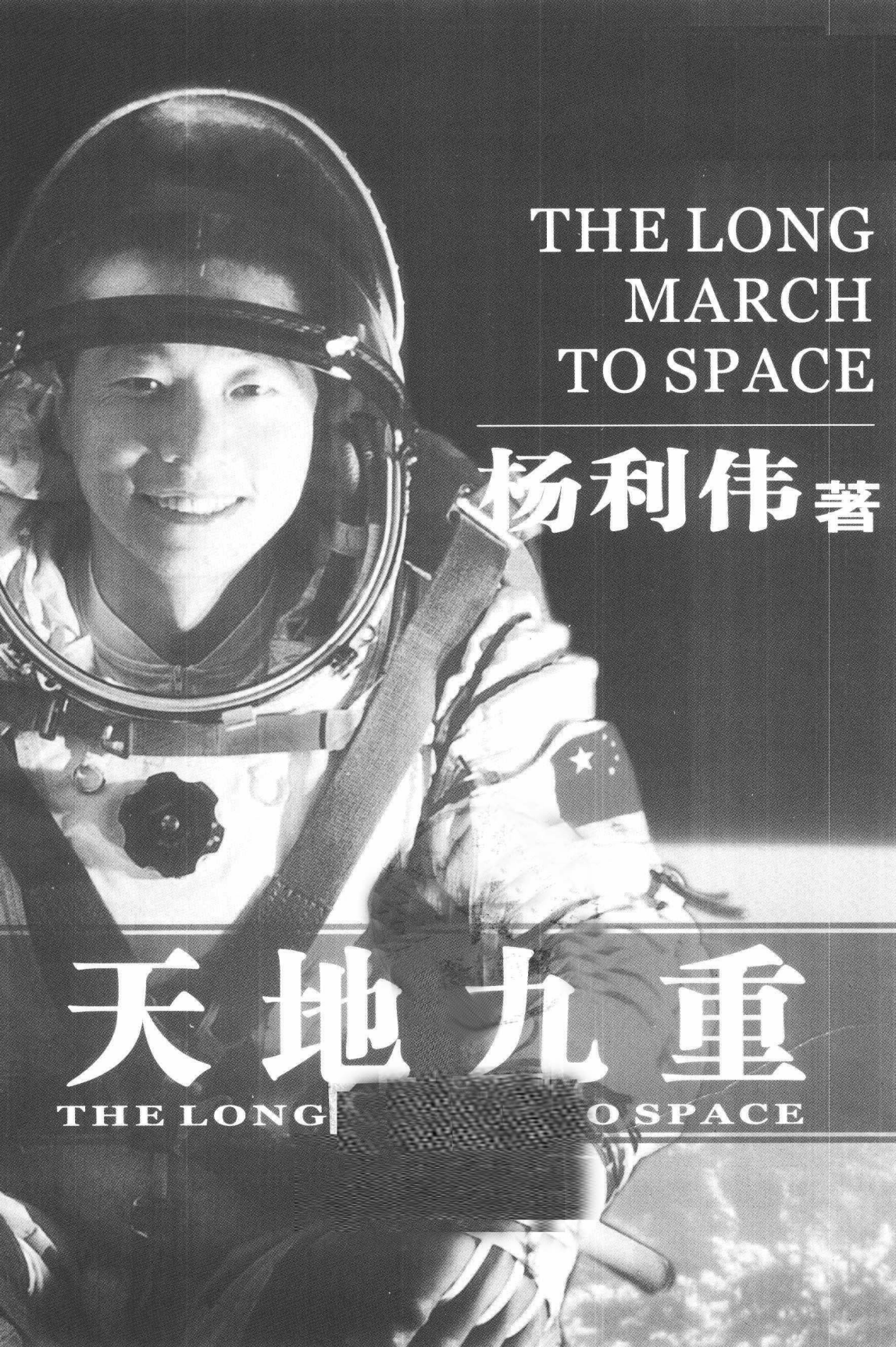
THE LONG
MARCH
TO SPACE

杨利伟 著

天地九重

THE LONG MARCH TO SPACE

解放军出版社



THE LONG
MARCH
TO SPACE

杨利伟 著

天地九重

THE LONG

TO SPAC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地九重/杨利伟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0.1

(时代英雄谈人生丛书)

ISBN 978-7-5065-6005-4

I. ①天… II. ①杨… III. ①杨利伟—自传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3287号

书 名: 天地九重

作 者: 杨利伟

责任编辑: 刘 莹

排 版: 孙思宇

责任校对: 吴信尧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160毫米×230毫米 1/16

印 张: 21

印 数: 1-10000册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6005-4

定 价: 36.00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地平线 | 005 |
| 选飞，不一样的成年礼 | 007 |
| 谁不说咱家乡美 | 013 |
| 模仿英雄的游戏童年 | 017 |
| 最热衷的游戏 | 022 |
| 按部就班的学生时代 | 025 |
| 我有两个梦想 | 028 |
| 穿上军装 忽然长大 | 032 |
| 第二章 军校飞扬进行曲 | 035 |
| 初入军校不完全笔记 | 037 |
| 有关“定型训练”与队列的传说 | 040 |
| 新学员 副班长 | 044 |
| 在起飞前助跑 | 047 |
| 军营青春 美妙时光 | 049 |
| 保定车站的理发员 | 051 |
| 淘汰与选择 | 053 |
| 第八航校初试飞翔 | 056 |
| 游击队员式的单独飞行 | 059 |
| 感念一个教练 | 062 |



| | |
|-------------------------|-----|
| 恰同学青年 | 064 |
| 第三章 凌云之翼 | 071 |
| 我的战机 我的部队 | 073 |
| 空中停车的惊险一刻 | 076 |
|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 079 |
| “王牌”梦想 | 083 |
| 一个飞行员的自我问答 | 085 |
| 第四章 望穿天际 | 091 |
| 选拔：1500 人到 12 个 | 093 |
| 越过万水千山 | 097 |
| 进城了 | 100 |
| 非常之城 非常之人 | 103 |
| 在 58 级天梯上 | 108 |
| 谁是聪明的攀登者 | 112 |
| 学习好还要考试好 | 115 |
| 实录：极限训练不完全版本 | 120 |
| 在痛苦与快乐中凝神 | 132 |
| 第五章 此去天路迢迢 | 139 |
| 接近玉成时刻 | 141 |
| 绝无仅有的毕业生 | 145 |
| 谁能进入首飞梯队 | 148 |
| 能艰苦 才成器 | 152 |
| 暂时还是谜 | 156 |
| 送别时刻的火焰与雪 | 159 |
| 相信一切都没变化 | 162 |



| | |
|-------------------------|------------|
| 知道就是我 | 165 |
| 让应该到来的都来吧 | 168 |
| 在那双满含泪水的眼睛注视下 | 172 |
| 义无反顾走向发射塔 | 175 |
| 第六章 太空一日 | 177 |
| 馆长，明天见 | 179 |
| 心跳 76 | 182 |
| 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 185 |
| 这一刻，突然看见太空奇景 | 188 |
| 我还看到了什么 | 195 |
| 错觉、闪光与神秘的敲击声 | 199 |
| 让天地对一下焦 | 202 |
| 天地之间思念的味道 | 207 |
| 非常生活 非常感受 | 210 |
| 再见，太空 | 216 |
| 归途如此惊心动魄 | 218 |
| 又见到亲人了 | 224 |
| 第七章 头顶星空 | 229 |
| 从没想到自己这么“出名” | 231 |
| 怎么说 怎么做 | 233 |
| 没有预案的港澳之行 | 237 |
| 英雄当如何 | 241 |
| 荣誉的事和名人的事 | 247 |
| 正面回答若干传言 | 253 |
| 第八章 我的高天厚土 | 259 |



| | |
|-------------------------|------------|
| 归来与远去的父亲 | 261 |
| 怀念慈母 | 267 |
| 平静的婚恋 | 274 |
| 我能对儿子说些什么 | 281 |
| 战友就是不一样 | 288 |
| 第九章 清醒的梦想者 | 295 |
| 中国的，世界的 | 297 |
| 站到国际合作平台上 | 304 |
| 飞天探索，从未停止 | 308 |
| 我的变化与责任 | 313 |
| 迎接脱颖而出的新一代 | 318 |
| 每天保持良好状态 | 321 |
| 期待再次腾飞 | 325 |
| 后记 | 327 |



第一章 地平线

小时候我曾对两件事情感兴趣，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抱有梦想。一个是“当一个飞行员”的梦想，它由来已久，渐渐清晰，在十八岁那年终于得以实现，并引领我走向光荣；另一个梦想则是当火车司机。



选飞，不一样的成年礼

北京西北部宽广、宁静的航天城，十几座建筑中间穿插着数条平直的道路，大面积的草地、树木和花园铺陈开来，低头可见游鱼在小河里嬉戏，喜鹊在草地上觅食，举目则天空寥廓，远山在望。

平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这里，往来于航天员公寓、训练中心和办公大楼之间，这三座建筑彼此相隔数百米。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航天公寓是两层红色别墅式建筑，在航天城里是最神秘幽静的所在，而新的训练中心和办公楼刚落成不久，灰白色的纪念碑式楼体上装饰着大片玻璃，高大明亮，气宇轩昂。在我眼里，这些是固定的风景，也是最令我沉醉的风景。

除了上下班时间，航天城里走动的人很少，最常见的是执行勤务的年轻士兵，他们或在路上行进，或在哨位上站岗，一脸的青春阳光。走近时，他们向我敬礼、打招呼，我会自然地举起手还礼，如果不忙则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问他们年龄多大、家乡在哪里。他们常让我想到当年的自己。

我相信，十八九岁参军的少年人，多半是怀揣着自己心中的英雄梦想，以及对部队的渴慕与向往，一头扎进军旅生涯的。也许当时并不清楚这已是人生选择的明确方向，甚至会终其一生，不变不移。

当年，十八岁的我也一样……

1983年初春，我正在绥中县第二中学读高二。那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没有高三。我即将参加高考，初春万物复苏的愉悦，被压抑在临考复习的紧张气氛中，让人难耐。

还有几个月就是我十八岁的生日。那时候，并不像现在有隆重而庄严的成年礼仪式。但，十八岁，意味着已经长大，我应当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虽说我平时很少在意自己的生日，懵懂的心里却盼望着十八岁这一年的与众不同，盼望着茧破成蝶，期冀着某种机缘的眷顾。



这一天没有预兆地来了，学校教导主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空军来招飞行员了，条件具备的可以试试。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万里无云，阳光明亮得有些刺眼。得到消息后，我的心情也和那天的天气一样晴朗，莫名地高兴又感动，想都没想就把名报了。因为正在学校上课，也没和父母商量。

报名时间定在中午到下午，我去时已经比较晚了，很怕赶不上，一路小跑来到招飞人员所在的教室，门都没来得及敲就扑了进去。我的左脚刚踏进招飞教室，教学楼的铃声丁零零地响成一片。

报名与初选同时进行，我喘着粗气打量着一屋子的人。学校、武装部、招飞办、县医院，各个部门都来了人，这是一次多部门联合面试。

一名招飞办的干部，见我一进去恰好铃声响成一片，就半开玩笑地说：“嗨！你踩着电门就进来了。”这一下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恰巧旁边站着个更威严的领导，看样子是主要负责人，用他那权威的眼神朝我看了一眼，说：“这个身高、体重都够了……”那时招飞的初选就是这样，先目测，看你的身高、体形，有没有戴眼镜，是不是近视。

这个领导没有穿军装，但肯定是招飞办的。听他说我“够了”，我心里就有底了。招飞办领导和老师给学生们讲了话，作了选拔动员。接着，所有人排着队，像流水线一样量身高、称体重、测视力……进入初选名单的大约





有六十个人，我们要到锦州市去参加全面体检。

通过了初选我很兴奋，但我觉得还没到告诉家里长辈的时候，而马上要离开县城去市里体检了，我不得不把参加选飞的事告诉母亲。母亲有些犹豫，但看我高兴，就说：“那你就去吧，选不选得上，检查检查身体也挺好的。”

我后来理解了母亲的做法，她既不想直接拒绝我，也不想让我因为选不上而有太多失望。其实，我心里也并没有想一定可以选上，虽然这种愿望很强烈——能当飞行员，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县城好几年都没有一个选飞成功的。我当时也就是抱着要参与，要试一试的心情。

这次体检就是复选。整个过程是在锦州解放军 205 医院进行的，项目有很多，其中有一项转椅测试看上去很重要，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被淘汰下去的。轮到我时，等我在上面坐定，医生就让转椅猛转起来，又突然停下，之后让我站住不动，我笔直地站住了，医生又让我判断北在哪里，我明确地找到了方向，测试就算过了。当时我想，和我以前在机场玩过的飞行员器械相比，这个不算什么。

复选的全部过程都相当顺利，结束后，六十个人只剩下二十人，我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项是检查眼睛，需要散瞳，那时候药水没现在这么先进，为了保



航天城全貌



护眼睛，散瞳后得戴一星期的墨镜，所以每人发了一个。我们一帮人就戴着墨镜回到了学校，八十年代初，一群半大小子大白天戴着个墨镜，用现在的话说看上去很酷，吸引了很多目光，我也开始飘飘然，自我感觉相当好。

我戴着墨镜飘回家告诉母亲，体检通过了，入选了。母亲有点惊奇地打量了我一下，这份惊奇让我心里相当得意。当时父亲正在外出差，母亲说：“也不知道你爸让不让你去。”这让我开始有些隐隐地担心。母亲多少会担心当飞行员的安全问题，她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职业，因为部队机场离我们家只有几里地，曾经出过事，摔过飞机。在当地，摔一架飞机，老百姓会当新闻议论好长时间。

等到三选之后，连同我在内，绥中县只剩下六个人。这时候，去不去、能不能去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件大事。母亲专门发电报把在外出差的父亲叫回了家，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的绥中县城只有一家小小的邮电所。那时不像现在通信这么方便，所以有急事都是去发电报。发电报是按字数算钱，因此文字都尽量简洁。

电文一共 12 个字：“利伟选飞三选通过，速回商量。”

我知道母亲发电报了，心中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期冀中带着煎熬，每天设想着父亲同意如何，不同意又该如何。其实，我心里早就做好了打算，一定要说服父母同意。可还是有面小鼓在心里咚咚地敲，直到父亲归来的那一天。

我的父母都曾当过老师，在他们的思想中，考大学是最正常、最可靠的人生，而考上大学也的确是那时候的唯一出路。因为，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有了干部身份和国家公务员的终身职位。而考不上，则意味着前途渺茫，要么招工，要么自己找点杂七杂八的事做，总之难成大器。之前我曾问母亲，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母亲很果断地说，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考。所以在父母那里，我要考大学是件不容置疑的事，当飞行员则出乎他们的意料。

但父母都很通情达理，为了这件事，我们家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

父亲问我：“利伟，你真的想好了要当飞行员吗？”眼里带着问询和关切，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用平等的眼光征询儿子的意见。

我很激动，心意已定，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去做飞行员。”



在我心里，首先认定当兵很光荣，而能做飞行员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其次，高考的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当年绥中的高考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三，以一个高中生的单纯考虑，去当飞行员就不用为了高考玩命学习了。

父亲沉吟片刻，决定尊重我的意愿，对母亲说：“他就喜欢这个，你不让他报，以后后悔怎么办，让他去吧！”

“咚！”一锤定音，我心里的那面鼓终于敲定了。那种明快轻盈的感觉让我想狂奔又想飞翔。梦想着有一天我能驾驶着战机翱翔在天空，保卫祖国，成为战斗英雄。

我没能参加高考上大学，一直是父母一个未了的心愿，即使我后来当上了航天员，也并不能取代上大学在他们心里的位置。2002年母亲来北京时，见我没日没夜没假期、想方设法学习航天员课程，对我说：“哎，你上高中时要是这么用功，是不是清华、北大都考上了？”我听懂了老人的感叹。

得到父母的许可，我继续参加招飞的所有测试。从我们那一期开始，招收飞行员要进行正规的文化考试和智力考试。此后的空军招飞工作一直延续着这个做法，不同的是，在我入伍两年后的1985年，招飞的文化考试正式并入高考。

县武装部把通过三选的人组织到一起，集体开小灶补习。后来，所有锦州地区的候选人在锦州市（葫芦岛当时属锦州地区）参加考试。考官的脸很严肃，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考场里只有沙沙写字的声音，空气似乎都凝滞了。

文化课的内容主要是物理、数学等，我考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不太理想，心里没底。但我的智力测试成绩还不错，虽然并不公布，但认识的人互相问一问，我觉得自己的分数算是高的。两项考试都要达到分数线，不然不会被录取，我们那一届，就有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文化成绩不好，在最后一刻被淘汰。

我被录取成为飞行员了。录取通知书没有发到个人手里，而是直接下到武装部，由武装部通知。

我们绥中县有五个人同时被录取，这成了当年全县的大新闻，报纸和广播都对此进行了报道，那时的新闻比较少，喇叭里，一天数遍地广播着这条新闻。我们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家乡的名人，名字随同招飞一事被写入了《绥



中县志》。

临走之前，学校举行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我们戴着大红花，县长、县委书记亲自来送行，并请我们吃了饭。武装部长最高兴了，那时，多走一个就奖励武装部两千块钱，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了，原来目标是送走两个，这下走了五个，武装部超额完成了任务，奖励也多了一倍多。学校也很高兴，走一个，学校就算高考考上一个，我们学校一下走了三个。

当年，我们的学校叫绥中县第二高级中学。2004年，改名为“绥中县利伟高中”。我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利伟班”。我觉得这是家乡的父老在看着我，令我无法懈怠。

奇怪的是，在离别时热烈、喧闹的场景中，我却异常平静。即使是登上火车启程的时候，送别的家人、老师和同学边道别边流泪，同行的伙伴也泪水涟涟，我却没有想流眼泪的感觉。至今我想像不出自己那时间以如此坦然、冷静，直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才抬起手，向父母、姐姐和弟弟，向包括县领导、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人群挥了一下手，告别了家乡，也告别了那个少不更事的懵懂自己。

我难以记起当时在想什么，未必就是对这样的仪式无动于衷，也不是对将来的一切了然于胸，仿佛沉浸在梦游的感觉中，突然实现了童年的梦——可以去开飞机了，我将成为飞行员了，真不可思议！

可飞行学院究竟是什么样我又难以想像。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家登上了离家的火车，潦草地挥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从此去向辽阔的远方，去向高远的天空。



谁不说咱家乡美

现在想来，我并不是不眷恋我的家乡，而是童年就有的飞翔梦想让我暂时离开了她。当兵以后，我无数次在梦中回到故乡，走在熟悉的小城街道，和小伙伴嬉笑玩耍。母亲慈祥的眼神，父亲有力的大手，一句句乡音，一桩桩往事，在梦里千回百转，萦绕不去。

我的家乡，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如果坐火车，出了山海关，第一站就是绥中县城。绥中，自古即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地，南邻渤海，北倚燕山，东和兴城市为邻，西与山海关接壤，素有关外第一县之称。

小时候，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父亲曾告诉我，绥中建县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20世纪初，清廷因“地方辽阔，鞭长莫及”，在“中后所”分县设治，县取名绥中。“绥”即安抚绥靖，“中”即县治在中后所，“绥中”乃永远安宁的中后所之意。

父亲曾说，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你来自何方。家，是你的根本，热爱故乡，才能热爱祖国。家国天下，中国人总是把家庭、故乡、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抗日战争期间，绥中处于伪满政权的统治之下，当地的伪满学校要求用日语教课，不许学习中国汉字。每天清早都唱日本歌曲，面对日本人必须鞠躬行礼问早安。然而聪明的中国人利用谐音，嘴里念叨着“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时时刻刻不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那时，“不做亡国奴”是每位家长对孩子的教诲。

1943年春，中国共产党组建凌青绥联合县办事处，统辖西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属冀热辽边区热东十六专署。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八路军收复绥中，9月10日成立绥中县政府，属冀热辽边区热东十八专署。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绥中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8年9月12日，荒地镇火车站打响了绥中解



8岁的我心中充满渴望

放的第一枪，截断了国民党军队关里关外的联系通道，也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经过浴血奋战，于9月28日攻克绥中城，和平的曙光从此照亮绥中大地，同时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绥中作为战场，曾留下大量的炮弹、子弹。我和几个同学就曾在河里捞出过一个像迫击炮弹那样的东西。我们七嘴八舌地猜测可能是解放前打仗遗留下来的。但不知到底是什么，就尝试着拆它。没有拆开，又看能不能把它弄响，鼓捣了好久没动静，我去捡了个半截的钢锯条，把它锯开了。现在想想，里面的炸药没爆炸真是幸运，而当时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危险。

上学的时候，每年的清明我们都要去绥中县烈士陵园扫墓。烈士陵园内苍松掩映，翠柏滴绿。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17个大字熠熠生辉，显得格外凝重。那里长眠着辽沈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英灵。很多孩子都是在纪念碑前宣誓，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它是生活在辽沈战役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孩子共同的记忆。

至今，家乡的中小学生在清明去烈士陵园扫墓的活动依然保持，并成为传统。站在褐红色的沙土地上向纪念碑默哀，我总觉得那是烈士鲜血染成的颜色。很多战士在肉搏的时候和敌人死死抱在一起，入葬时都无法分开。

在所有人记忆中，自己的故乡总是美的。我一直爱吃家乡的土特产，直到现在我还酷爱吃海产品，那和我的家乡紧邻大海有关系，我平时不怎么吃水果，但家乡的白梨是我的最爱。在土特产公司上班的父亲曾经背着装有绥中白梨的皮包去全国各地参加展览。那甘甜多汁的味道，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绥中是一座虽然普通但是漂亮的小城。和当年大多数县级城市一样，两条主要的街道交叉成为小城的中心，小县城周围有着大片大片比人都高的庄稼地。我上小学时，经常放学走回来，路过庄稼地就捡些柴火和玉米秸回家。但绥中又是一座不凡的小城，它不仅傍着大海，而且离京东首关——九门口长城很近，“水在城下流，城在水上游”，九门口长城这座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带有了些许的诗情画意。